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十三回 應伯爵掠賣孝哥 吳月娘窮逢秋菊

忽忽枕前蝴蝶夢，悠悠覺後利名塵。無窮今日明朝事，何限生來死去人。
終異狐狸同窟穴，卻從蠻觸鬥精神。
槿花開落從朝暮，始信蜉蝣未是真。

單表這天地間的大劫，要翻覆這乾坤，出脫這些惡孽。因此便生的死，死的卻生；富的貧，貧的卻富；貴的賤，賤的卻貴；巧的拙，拙的反巧，這眾生積攢的家私，算計的銅門一樣，一齊搶個罄淨。花花世界，弄作一鍋稀粥相似。沒清沒渾，沒好沒歹，真象個混沌太古模樣。休說這百姓人家，先把一個大宋皇帝，父子兩人，俱是青衣大帽，離了鳳關龍樓，在那牛車馬腳下，妻子不保，隨營北去。何況你我土庶之家，那得個骨肉團圓，一家完聚。看到此處，這世上的死生名利，一場好笑。這些蟲蟻汗泥，得有何得，失有何失。這些本領，要從各人心裡看得明白。骨脊上擔的堅定，不受那慾火焚燒，愛根撥亂，才成一個丈夫。豈不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那閻羅老子，見了我高高拱手，哪得有輪迴到我？可不知如今世上有這條好漢沒有？且歸正傳。

卻說那吳月娘和小玉緊緊攙扶，玳安背著孝哥，一路往人叢裡亂走。忽然金兵到來，把拐子馬放開一衝，那些逃難百姓如山崩海湧相似，那裡顧的誰。玳安回頭，不知月娘和小玉擠的那裡去了，叫又叫不應，只得背著孝哥往空地裡飛跑。且喜金兵搶進城去，不來追趕。這些人拖男領女，直跑到十里以外，各自尋去藏躲。這些土賊們，也有奪人包袱的，也有報仇相殺的。生死在眼前，還不改了貪心狠毒。如何不殺？可憐這玳安又走又怕，忽望見應伯爵，臉上著了一刀，帶著血往西正跑。他家小黑女，挾著個包袱，跟著應二老婆一路走。玳安也是急了，叫聲應二叔，「等等咱一路走，你沒見俺大娘？」應伯爵回回頭那裡肯應。玳安趕上道：「且慢走，金兵進了城，放搶去了。咱商議往那裡去躲。」伯爵騙的人家銀錢做了生意，都拴在腰裡。帶了些行李，都被人奪去了。還指望玳安替月娘有帶的金珠首飾，就立住了腳，和玳安一路商議往那裡去躲。伯爵道：「西南上黃家村，是黃四家，緊靠著河涯，都是蘆葦。那裡還認的人，且躲一宿。」依著玳安，還要找月娘，又不知往那裡去好，沒奈何跟著走，把孝哥放下，拖著慢走。

這孩子又不見了娘，又是饑餓，一路啼哭。應二老婆看不上，有帶的乾餅和炒麵給了孝哥吃些。這孩子到了極處也就不哭了，一口一口的吃餅。走到了黃昏時候，那黃四家走的哪裡有甚麼人影。床帳桌椅，還是一樣，鍋裡剩了半鍋飯，也沒吃。不知躲往那裡去了。這些人餓了一日，現成傢伙，取過碗來，不論冷熱飽餐一頓。前後院子淨淨的，連狗也沒有一個。原來黃四做小鹽商，和張監生合伙，先知道亂信，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。那裡去找？這些土賊，要來打劫人家，逢人就殺。年小力壯的，就擄著做賊。那夜裡商議要來黃家村掃巢。虧了應伯爵有些見識，道：「黃四躲了這屋裡還有東西，咱多少拿著幾件，休在他家裡宿，恐有兵來沒處去躲。」且到河下看看，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葦裡，沒奈何也就打了個窩鋪。

到了二更天，聽見村裡吶喊，發起火來把屋燒的通紅。這些人誰敢去救？待不多時，這些男女們亂跑，原來賊發火燒這蘆葦，一邊擄人，又搶這人家的包裹。月黑裡亂走，誰顧的誰。到了天明，玳安不知那裡去了。這落得個孝哥亂哭，撇在路傍。應伯爵撇了各人去躲，他老婆還有人心，道丟下他也過意不去，咱當積個天理領著他罷，等玳安回來交與他再做商議。應伯爵只得帶著孝哥，也沒人背他了，跟著飛跑，只怕撇下他，一直往西去，要尋謝希大家。也都沒有主意，順著河沿而去不提。

且說月娘和小玉，叫了玳安一回，不見答應，人馬亂撞，只得走開。要找薛姑子庵，全不知那條路走。隨著這些逃難的人亂走，到了天黑，沿著林子裡一南一北的亂撞，不敢住下。直走到二更天氣，不分離城走了多少路。月娘哭一回走一回，只見前面有一道白光，照得明明朗朗的引著又走。聽得狗叫，幾間小屋。露出燈光來，有個小籬笆門兒，是一家莊戶人家。小玉道：「咱走乏了，月黑裡又沒處去。且等到明日，只怕玳安來找咱。」月娘沒奈何，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，著小玉叫門要碗水吃。這小玉推門一看，只見：

一盤土坑，坐著個蓬頭白髮八十歲的老嫗。兩扇柴門站著赤腳麻二十多的貧婦。灶前牛糞燒了一屋黑煙，鍋裡米空煮著半盆黃菜。梁頭上捆兩束蘿蔔葉，門背後掛幾把葫蘆條。木扒一桿，日間打草喂牛。破犁二根，秋後耕田種麥。

小玉推開門道：「家裡有人麼？俺是躲難的，要口水吃。」只見屋裡跑出個小媳婦來，也沒穿布裙，拖著兩條褲腿道：「你是誰？你聲響好熟象大娘家小玉姐一般。」進屋去撥出燈來，照了一照，上下一看，可不是小玉麼。小玉也看了一會，才想起來，是潘金蓮房裡使的秋菊因陳敬濟和金蓮、春梅作了孽都嫁了。後來把秋菊叫他娘家來，作了三千錢，就贖了去。今年二十二歲，嫁了個莊稼漢。叫王有財。在這河崖上住著兩口小屋子，每日打柴城裡去賣。只有一個牛，著土賊趕了去，他漢子找牛去了。他娘和他守家。這秋菊極孝順婆婆，著他去躲，死不肯去。見了小玉說道大娘在屋後場上。連忙跑過來，才請了月娘進屋去。這老婆婆眼又瞎耳又聾，小玉把燈剔了剔，著月娘上了炕，一頭坐著。忙鍋裡去倒水做飯，好不慇懃。正是：

歌兒舞女歸何處，畫角朱門住不成。不及田家癡蠢婦，猶存一飯主人情。

按下月娘不提。且說應伯爵夫婦，領著孝哥走的乏了，小黑女背了一會，又丟下了，又哭又叫，幾番要撇在路上。伯爵一頭走，一頭罵著道：「想你爹活時，奸騙人家婦女銀錢，使盡心機權勢，才報應到你這小雜種身上。今日你娘，不知那裡著人擄去，養漢為娼。你到來累我，我是你的甚麼人。」那孝哥越發哭，伯爵跑上去就是兩個巴掌，打的這孩子殺豬似叫，又不敢走，又不敢住。倒是老婆心裡過不去，道：「咱當初和他老子也吃酒也吃肉，你就這等沒點慈心，不強似你一跑上打罵他，等到有個寺院把他寄下罷。也是個性命，半路上丟下這孩子，千軍萬馬的，也傷了天理。」說的伯爵不言語了。

走到天晚，可的到一個觀音堂，緊閉著門。伯爵走渴了，叫門要碗水吃。老和尚開門請進去，伯爵見和尚去打水，沒個徒弟。道：「老師父你多少年紀了？」和尚耳又聾，卻說了半日才知。答道：「今年七十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沒有徒弟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命裡孤，招不住。前日一個徒弟，把些衣裳都拐了去了，還敢招徒弟哩。」伯爵道：「我有個孩子，舍在寺裡罷，如今因路上沒有盤纏，只要你一錢錢做腳力。」老僧道：「可好哩，領進來我看看。」伯爵領著孝哥進來，和尚道：「好個孩子，幾歲了？」伯爵道：「七歲了。」說著和尚進房去，拿出一串銅錢，伯爵接去了，又要留他住宿，怕金兵出營放槍，伯爵領著老婆，一路往西而去。可憐這是西門慶恩養的好朋友，有詩以戒交結小人之報。

食客場中定死生，悠悠安得歲寒盟。虎狼分肉呼知己，■懶成群號弟兄。春到桃花偏有色，秋來楊葉自無情。托孤門下馮歡少，狗盜雞鳴不足評。

老和尚收下孝哥，問他是那裡人。那孩子養的嬌慣，又說不明白。只說他娘不見了，這個人我不認的他。老和尚才知道半路裡捨了來賣的，怕後日有人家來問，還賴我是收留人口。好不懊悔。想了一會道，就是他父母找著，只當他寄養的兒子。待領去就領去。我一個僧家，收養孤兒，也是好事。就把孝哥剃了頭，找出一領舊破襪來改成一件小僧衣，又做了小僧鞋、僧帽。起了名空。教他打磬燒香，唸經寫字，那了空原有善根，也就合掌拜佛，和天生小沙彌一般。也是孝哥安身立命的去處。月娘舍珠雕佛的因緣，世間絕處逢生，苦中得樂。原是這等。

且按下孝哥在此為僧不提。卻說這玳安在河下蘆葦中守著孝哥，蹲了一夜，誰敢合眼。只見村裡喊殺連天，火把亂明，把河裡蘆葦燒著。男婦們怕火燒，都走出來，被這土賊們搶衣裳的，擄婦女的，把玳安也上了繩拴著。到了一個大空寺裡，坐著十幾個賊頭，假裝韃子，也有帶皮帽的，又沒有弓箭馬匹，都是些莊家槍棒。滿滿的一寺婦人，也有認得的，放他去了。也有留下的，這些壯漢們，拿來跪下。但說不做賊的就殺了。玳安尋思一會，這些賊們且哄著他，臨時再尋法逃命不遲。將主意拿定，問到他的名

字，說是玳安。一個賊跑下來看了笑道：「你不是玳安麼？」原來玳安號振寰，在西門官人宅裡誰不知道。下來忙解了繩子，請上殿去。有的是熱酒大肉，都是村裡抬來的。讓玳安吃。玳安一看，才知道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在這裡做賊。問玳安西門慶的家事。玳安才說失散在路上，應伯爵一處躲在河裡。說了一遍，要辭了去找孝哥。韓二搗鬼道：「你沒處去尋，一出門去，撞著人連命都沒了。我著人各處替你找罷。這村裡孩子們我都叫來與你看。」原來韓二搗鬼和他嫂子王六兒、姪女韓愛娘，領著接客，又被金兵搶去了。因此在這裡做賊。過了二日，這韓二搗鬼給玳安一桿槍，著他管五十個賊。那夜又去搶村，玳安瞧著無人，丟下槍一溜煙走上大路。各處問月娘孝哥信去了。真是珠流圖像無尋處，雁過秋空不定蹤。